



龜山先生集

附錄

李丞相祭文

維紹興五年歲次乙卯十月庚子朔越十日己酉觀
文殿大學士左銀青光祿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
宮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九百戶食實封一千四
百戶李綱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致政龍圖侍
郎楊公之靈於戲天未喪道斯文獲傳必有先進老
成足以師表一世而其深造自得實與古人乎比肩
是能陶冶後學收功當年茲儒者之極致在立德與

立言惟公挺質粹溫圭璋曄然早蜚聲於入雒極師
友之淵源顧斯道之未墜企聖域而高騫方世路之
孔棘安窮約而廻遭偉名流與偉德或願學而推先
逮夫逢辰遇合直道而前抗崇議於諫省持從橐於
甘泉跌而復起守則不遷全高節於歲晚知孤操之
特堅雖佚老於燕閒曾不廢於簡編閔國步之多艱
每憂心於元元喪亂以來耆舊凋落惟公在焉雖年
逾八十不爲不壽備享五福不爲不全然士夫之所
以期公者蓋庶幾衛武之箴儆尚得憲言行於丘園
何忽去此而不顧世豈復有如公之賢者乎於戲我

之與公久茲周旋公想知心忘德與年瞻儀形而詠
歎覺疵吝之皆痊信有斐之君子知至善之弗諉慨
三山之前約卜荔子之初丹何尺書之未久遽永隔
於終天日月有期肅焉新阡遙馳誠於一奠悵此意
之奚宣公之死爲不朽矣惟其愁遺之悲則有涕泗
之漣漣尚饗

張叅政祭文

維紹興五年太歲乙卯七月壬申朔初三日甲戌資
政殿大學士左中大夫知福州軍州事充福建路安
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張守謹遣使臣羅德誠致祭于

故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公先生之靈惟公純德茂
行表的一時奧學懿文啓迪多士蚤擅儒宗之譽晚
登從列之華諫省對敷經緯勸講雖略聞於議論殆
未究於經綸引年而歸故鄉獨高全節訪道而待元
老尚系輿情天不憖遺人將安放守頃趨函文數陪
杖履之游茲領左符坐東簡書之畏瞻風伊邇遙席
無因未聞拔薤之規遽奉生芻之奠舉觴在望隕涕
難勝尚饗

呂提刑祭文

維紹興五年歲次乙卯七月壬申朔二十八日己亥

右朝請大夫權發遣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賜紫金
魚袋呂聰問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故宮使
龍學侍郎楊公之靈惟公執德不回前後一節老以
益堅摧亦不折學入聖域行爲人師其所有者人孰
知之宣和感悟意欲改爲召公遠方置之經緯言未
及用事亦太晚靖康龍飛用公大諫公於此時首陳
邪正力闢邪說國是遂定不利者衆造言百端公不
與辯奉身以還建炎還朝未及大用求去益堅如萬
鈞重晚歸閭里學者從之如何不弔天不憖遺我官
于南數蒙惠音未獲一見淵珠永沉善人益稀吾道

孔懷薄酒脯脩惟以薦哀尚饗

館中諸公祭文

維紹興五年歲次乙卯十月庚子朔八日丁未門人
左承議郎秘書省秘書郎張宦左迪功郎秘書省正
字兼史館校勘王蘋左承事郎秘書省正字石公揆
左奉議郎秘書郎著作佐郎張九成左宣教郎秘書
省正字兼史館校勘李彌正左承奉郎守秘書省正
字高閔左宣教郎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喻樛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故侍郎先生楊公之
靈於戲微言久絕道術浸離寥寥千年孰傳孰師或

泳其流或擷其枝或飾僞辯似是而非河南真儒聖
域是躋直詣本原杜彼衆蹊至于先生德闕且夷中
道而立能者從之弗耀弗隱弗拒弗追樂非窮通仕
無磷緇滔滔末習舖糟啜醢管于異端醜正執迷堂
堂斯文尚或議之有如日月終莫蔽虧天饗其仁旣
以壽祺胡不兒齒天子是毗百世俟聖遺言著龜山
頽梁壞云誰不悲矧游門墻親承誨規執紼負土筋
力莫施雞酒遠奠慟哭寄辭尚饗

廖尚書祭文

維紹興六年歲次丙辰四月戊戌朔初七日甲辰微

猷閣直學士左朝散郎新知漳州事兼管內勸農使
賜紫金魚袋廖剛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故
龍圖侍郎先生之靈於戲鄭衛亂雅紅紫亂朱惟先
生也審正聲辯正色而不顯其聰明者蓋五六十年
兮頽然其若愚濁流萬里會逢澄清斯文晦蝕豈終
不明惟先生也既七十餘而老矣忽驚人而一鳴著
者以視聾者以聽如久行而還家如病忘之俄醒繫
先生之起斯人於膏肓兮豈比功夫倉公之與越人
於戲哀哉天子憶金華之語近臣薦龜山之書使者
垂及乎菟裘而先生已棄簪履隔泉壤而不之見兮
徒慟絕於諸孤於戲哀哉先生逝矣六經疇依四海
一老天胡不遺矧闕里之末學辱杖屨之追隨兮嘗
發覆乎醯雞想平生之儀矩兮微言在耳訪函丈以
何有兮望新阡而涕洟於戲哀哉非先生之門吾誰
適從兮亦孰知我之悲尚饗

陳幾叟祭文

維紹興五年歲次乙卯十月庚子朔十八日丁巳婿
降授右迪功郎陳淵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亡外舅致政龍學楊公先生之靈於戲泰山其頽梁
木其壞四海所悲而况骨肉之愛我於公門親則子

婿恩已篤矣又兼乎師資之義此所以哀慕痛切久而不能自已也自我識公建之東陽從公荊州轉于淞江久客念歸各旋故里多合鮮離前後三紀衣之食之援而撫之教之誨之誘而與之如工之造器刻雕琢磨而冀其用如農之養苗灌溉耨耘而俟其實曾厚德之未酬忽莫知其所適若嬰孺之違其母也其能不以為戚耶於戲先生清而不隘和而不流澹然無營心逸日休其體之於身而安也亦以是達之朝廷故退不為崖異之行而進不求矯激之名蓋所謂從容而得中豈智巧果敢之足云乎公嘗謂孟子

所謂善子思所謂誠實同名異而皆達於孔子之仁仁固無私誠不自成故能合內外通物我無分於天人也伊洛得之明以授我我行乎中用惟其可或畔於此辯而正之以俟後來匪我敢私公之云亡士夫所恃幸聖朝之眷舊起斯文於將廢儻邪說之未熄何異乎存而得志矧公有子惟公是侶遵正途而遠往庶遺風之可繼公則無憾斯人所謂文以告哀辭不逮意尚饗

李剛定祭文

維紹興五年歲次乙卯十月庚子朔二十一日庚申

婿右迪功郎李郁謹以清酌家饌昭祭于 故外舅
龍學侍郎楊公之靈曰天地之性人則爲貴而於賢
者乃獨稱知降才降命孰謂有偏一產人傑必千百
年於戲公乎道之所在居屯罹蹇久而後泰晚亦聞
達身老心休一丘一壑終焉何求公之存也人所就
正今其亡矣是非孰定身後之蓄一篋遺書是其所
傳清白之餘我初識公今逾二紀公謂可教妻以其
子公之遇我惟以溫溫我心所樂如風之薰公病之
革我實在側脩然而往如波之息有死有生公旣道
行名揚言立哀以繼榮何世無賢而難可必幾千百

年復有公出公之所學誰將得之青天白日其何可
私永訣之情莫詩難寫傷心有淚奚翅盈把尚饗

名公祭文多不盡錄

紹興十二年壬戌詔賜諡文靖四月二日勅中書門
下省送到禮部太常狀準紹興十二年正月七日勅
節文尚書省送到右脩職郎楊迥進狀臣先父曩以
經術取知 徽宗皇帝擢在講筵及靖康初居諫省
最後蒙 陛下眷遇寘之文昌貳卿之列實係三朝
論思侍臣雖未有伯子男之封然視小國之臣有間
矣既老得請以龍圖閣直學士歸田里死之日蒙

朝廷贈恤甚厚所著三經義辯及中庸論語解亦皆
進入訖存歿受 陛下重恩無所論報徒深犬馬之
情廼者伏見徽猷閣待制胡安國曾任給事中身亡
朝廷加謚文定 臣先父係龍圖閣直學士歷任工部
侍郎未蒙 朝廷褒顯欲望 聖慈憫恤特詔太常
依胡安國例伏候 勅旨奉 聖旨依所乞令禮部
太常寺同共擬定申尚書省禮部太常寺今欲擬謚
曰文靖謹按謚法曰勤學好問曰文寬樂令終曰靖
伏乞 朝廷詳酌施行申聞事三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依禮部太常事所申吏部供到楊某生前係龍

圖閣直學士左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左太中大
夫申聞事奉 勅爲流俗所移者類無持操失先儒
之傳者患在自私夫惟務學有源發言無玷乃能深
造乎理獨立於時昔朕邇臣躬行此道卹典具存乎
眷意易名豈限於彝常故龍圖閣直學士左朝請大
夫贈左太中大夫楊某義貫六經聞該千載行有前
脩之操言爲後進之規方殄說之肆行秉誠心而特
立窮居在野循循追善誘之風正色登朝蹇蹇厲匪
躬之節獻可每關於治體傳經不負於儒宗秀眉明
目若鄭康成視遠望高如劉元信擢長七人之列俾

參五學之游位進貳卿職居延閣無復九泉之作特
踰一字之褒庸靖儷文合謚應法惟安及沈從晉迄
今有如夷簡之賢實相昭陵之久究觀節惠尚想
忠良載揚稽古之勤歆此漏泉之渥可謚曰文靖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水心先生葉適舊宅記

賢者之世漸遠而漸微或微而遂絕可歎也已若夫
好賢者不然雖遠而愈隆也微子之命曰崇德象賢
然則微者可望以復興絕者可恃以復續是在後之
人矣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

之不建民之無援哀於時相去既千五百年而其
言如此雖然以二人之德而使其後不傳豈惟臧文
仲哀之雖遠而萬世愈遠而無窮猶且哀之也龜山
先生文靖楊公中立力行二程之道黜王氏邪說節
高而安行峻而和學者所師當世所尊可謂宜矣卒
於紹興乙卯七十餘年而無仕者微不自業至賣其
宅去絕幾何可不悲乎其四世孫汝龍病之爭愬紛
然太守余景瞻曰非也有司治此不過用交易法爾
安能空手以得吾以義長民者也子姑聽乎自景瞻
至郡有例券百餘萬謝不取因贖以歸楊氏將樂更

寇亂民居皆後起盜敬公之名故楊氏舊廬獨存然
屋老且敗景瞻又脩補其漏缺特立門巷黑白絢好
矣顧汝龍尚無所衣食則又職於學宮以廩之揚公
有筆稿史論一編景瞻尤惜之曰是將爲好事者奪
去則肖公像於雷并藏其書歲遣官祭祠然後出陳
之焉於戲其爲楊氏慮悉矣微者可興也絕者可續
也斯弗憾矣異時景瞻明銳果敢是非賢否立見其
守延平乃更詳緩曲折野人有訟呼案前兒女語之
收斂鋒鏑以立綱目晝勤夜思各就紀序今夫事之
可爲如揚某者衆而或未之爲也然則雖其未入於

龜山先生楊時從祀孔廟議

翰林院爲崇祀典以重道學事該禮部手本開送國
子監博士楊廷用奏前事要將宋儒龜山楊時定議
從祀孔子廟庭查得成化元年浙江紹興府知府彭
誼亦要將楊時從祀及福建將樂縣歲貢生員何昇
亦奏前事內稱宋儒朱熹張栻元儒許衡吳澄俱以
有功聖門得預從祀而楊時獨不得預近年南京國
子監祭酒謝鐸亦以爲言可見後學之心皆有未安
已經行移翰林院議擬定奪外合仍照例用手本行
請本院查照議擬徑自具奏等因謹按諸儒從祀于

孔門者非有功于斯道不可然道非後學所易知也
要必取證于大儒之說斯可以合人心之公竊考程
氏遺書及朱子伊洛淵源錄所載龜山楊氏行狀墓
誌等文俱稱其造養深遠踐履純固溫然無疾言遽
色與明道程子相似方其學成而歸程子目送之曰
吾道南矣然則是道也豈易言哉自兩程子嗣孔孟
不傳之統及門之士得以道見許者龜山一人而已
蓋龜山一傳爲豫章羅氏再傳爲延平李氏以授朱
子號爲正宗文定胡氏親承指授而春秋之傳作南
軒張氏上泝淵源而太極之義闡心學所漸悉本伊

洛使天下之人曉然知虛寂之非道訓詁之非學詞
華之非藝則龜山傳道之功不可誣矣崇宣之世京
輔柄國躋王安石于配享位次孟子而頌其新經以
取士士尊安石爲聖人不復知有孔子誦新經爲聖
言不復知有古訓僭聖叛經尼數十年龜山入朝首
請黜其配享不令廟宣聖之廟庭廢其新經不令蠹
學者之心術又請罷綱運以收人心斥和議以張國
勢竄權臣以正邦憲培主德以崇治本竝議讜言雖
不盡用然使天下之人知邪說之當息詖行之當距
淫詞之當放則龜山衛道之功亦不可掩或有疑其

出處之際而少其著述之功則亦有可言者朱子謂
龜山之出惟胡文定公之言最公曰當時若聽用決
須救得一半而文定亦曰蔡氏焉能免之然則以出
處見疑者未考之過也龜山值洛學黨禁之餘指示
學者以大本所在體驗之功轉相授受而朱子得聞
其指訣則見于何鎬之書朱子於理一分殊之論稱
其年高德盛而所見益精則見于西銘之跋要之無
龜山則無朱子而龜山之道非知德者殆未可輕議
然以著述見少者亦未考之過也又按元史至正二
十一年因杭州路照磨胡瑜建言已將龜山與延平

李氏文定胡氏九峰蔡氏西山真氏俱加封爵列於
從祀以世變不及徧行天下此殆近于禮所謂有其
舉之莫敢廢者然則親講于龜山若文定私淑于龜
山若朱張咸在侑食而近私淑于朱子若蔡真遠私
淑于朱子若許吳亦在侑食獨其師有傳道衛道之
功可以繼往開來抑邪與正者反不預焉揆之人心
誠爲闕典考大儒之定論參前代之故實伸弟子從
師之義慰後學向道之心以龜山躋于從祀宜合公
言謹議

行狀

門人呂本中

先生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人不見涯涘不爲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終始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中既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即往從之學初見明道先生于穎昌比歸明道曰吾道南矣是時兩先生學者甚衆而先生獨歸閑居累年沉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贖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其中粹然純一明己以知天了然無疑故發於外者簡易直大而無所不容同時學者皆出其後獨游公酢

謝公良佐同時並鶩而推先生爲有餘也本中嘗聞於前輩長者以爲明道先生溫然和粹終身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自二程推明聖學學者日廣然傳之義往往失旨趣支離汎濫和或至流直或至訐先生推已逢物爲之折衷輕重先後如鑑之照形度之量物無毫髮差者其知之明習之熟非外鑠我然也有中庸解一卷論語解十卷易解若干卷禮記解若干卷周禮解若干卷書解若干卷經筵講義若干卷春秋義若干卷孟子義若干卷校正伊川易若干卷三經義辨若干卷字說論若干卷日錄論若干卷奏

議若干卷詩若干卷雜文若干卷其餘述作亦衆遭時擾攘未盡出也其言大抵皆有功於聖人而不負其師學自崇寧大觀已後先生名望益重陳公瓘鄒公浩皆以師禮事先生而胡公安國諸人實傳其學聖人之道爲不墜也然先生歉然未嘗自滿世之學者有志於善覩先生所以事師交朋友可以爲法矣本中不肖獲從先生游甚久虛往實歸非一日也而才質至下不能有所發揚今先生既歿其子屬本中敘次本末將求世之君子論其大槩而銘諸墓義不得辭也

夫大本末辨矣世之惑于論其大者而忽其小者不
下實至下不辨其有外於今古也至其于論本中
本中不辨其有外於今古也至其于論本中
本中不辨其有外於今古也至其于論本中
本中不辨其有外於今古也至其于論本中
本中不辨其有外於今古也至其于論本中
本中不辨其有外於今古也至其于論本中
本中不辨其有外於今古也至其于論本中

墓誌銘

胡文定公

墓誌銘

自孟子沒遺經僅在而聖學不傳所謂見而知之與
聞而知之者世無其人則有西方之傑窺見間隙遂
入中國舉世傾動靡然從之於是人皆失其本心莫
知所止而天理滅矣宋嘉祐中有河南二程先生得
孟子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觀奧號稱
高弟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與公三人
是也公諱時字中立姓楊氏既沒踰年諸孤以右史
呂本中所次行狀來請銘謹按楊氏出於弘農為望
姓五世祖唐末避地閩中寓南劍州之將樂縣因家

馬公資稟異甚八歲能屬文熙寧九年進士第調
汀洲司戶參軍不赴杜門種學溥涵浸人莫能測
者幾十年久之乃調徐州司法丁繼母憂服闋授虔
州司法公燭理精深曉習律令有疑獄衆所不決者
皆立斷與郡將議事守正不傾罹外艱除喪遷瀛州
防禦推官知潭州瀏陽縣安撫使張公舜民以客禮
待之漕使胡命文惡公之與張善也歲饑方賑濟効
以不催積欠坐衝替張公入長諫垣薦之除荆南教
授改宣德郎知杭州餘杭縣遷南京宗子博士會省
員知越州蕭山縣提點均州明道觀成都府國寧觀

後例罷差監常州市易務公年幾七十矣是時天下
多故或說當世貴人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力引耆德
老成置諸左右開導上意庶幾猶可及也則以秘書
郎召到闕遷著作郎及對陳徹戒之言除邇英殿說
書公知時勢將變遂陳論政事其畧曰近日蠲除租
稅而廣濟軍以放稅降官是詔令為虛文耳安土之
民不被惠澤而流亡為盜者獨免租賦百姓何憚不
為盜夫信不可去急於食也宜從前詔嘉祐通商推
茶之法公私兩便今茶租錢如故而推法愈急宜少
寬之諸犯推貨不得根究來歷今茶法獨許根究追

呼蔓延犴狴充斥宜即革之東南州縣均敷鹽鈔迫於殿最計口而授人何以堪宜酌中立額使州縣易辦發運司宜給糴本以復轉般之舊和預買宜損其數而實支所買之直燕雲之軍宜退守內郡以省運輸之勞燕雲之地宜募邊民爲弓箭手使習騎射以殺常勝軍之勢衛士天子爪牙而分爲二三宜循其舊不可增損凡十餘事執政不能用而虜騎已入寇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於收人心邊事之興免夫之役毒被海內誤國之罪宜有所歸西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姦巨猾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不

可數計天下積憤鬱而不得發幾二十年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會淵聖嗣位公乞對曰君臣一體上皇痛自引咎至託以倦勤避位而宰執敘遷安受不辭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大臣宜任其責而皆首爲竄亡自全之計陛下孤立何賴焉乞正典刑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爲三路總帥虜人侵疆棄軍而歸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相繼逃去大河天險棄而不守虜人奄至城下而朝廷不知帥臣失職無甚於此宜以軍法從事防城所仍用閩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可復蹈淵聖大喜擢右諫

議大夫虜人厚取金帛又遂賂以三鎮遂講和而去
公上疏曰河朔朝廷重地三鎮又河朔要藩今一旦
棄之虜廷以二十州之地貫吾腹中距京城無藩籬
之固戎馬疾驅不數日而至此非經遠之謀四方勤
王之師逾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
不與則生怨不可不慮也如聞三鎮之民欲以死拒
守今若以兵攝之使腹背受敵宜可爲也朝廷欲專
守和議以契丹百年之好猶不能保寧能保此狂虜
乎夫要盟神不信宜審處之無至噬臍於是淵聖乃
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屢進屢却公又言聞虜人

駐兵磁相劫掠無筭誓書之墨未乾而叛不旋踵肅
王初約及河而反今挾之以往此叛盟之大者吾雖
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今三鎮之民以死拒之於前
吾以重兵擁其後此萬全之計望斷自宸衷無惑浮
言而議者不一故終失此機會於是太原諸郡皆告
急矣太學生伏闕乞留李綱種師道軍民從之者數
萬人執政慮其生亂引高歡事揭榜於衢且請以禮
起邦彥公言士民伏闕詬罵大臣發其隱慝無所不
至出於一時忠憤非有作亂之心無足深罪李邦彥
首畫遁逃之策捐金割地質親王以主和議罷李綱

而納誓書李鄴奉使失辭惟虜言是聽此二人者國人之所同棄也今敷告中外乃推平賊和議之功歸此二人非先王憲天自民之意宜收還榜示以慰人心邦彥等既罷趙野尚存公復言野昔嘗建不請禁士庶以天王君聖為名者上皇後以為誦諛之論廢格不行而野猶泰然不以為耻乞賜罷黜上皆從之或意太學生又將伏闕鼓亂乃以公兼國子祭酒遂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廷然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啟之也謹按安石昔為邪說以

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稱美漢文罷露台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者必非堯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為享上實安石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之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群衆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按此章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艱耳而安石獨為此說後蔡京輩爭以奢侈相高輕費妄用窮極淫侈實安石此說有以倡之也

其害豈不甚哉乞正其學術之繆追奪王爵明詔中外
毀去配享之像遂降安石從祀之列諫官馮澥力
主王氏上疏詆公又會學官紛爭有旨皆罷即上章
乞出除給事中章又四上請去益堅以微猷閣直學
士提舉西京崇福宮又懇辭職名不當得有旨楊某
學行醇固諫諍有聲請閑除職累月懇辭宜從其志
以勵廉退改微猷閣待制上即位除工部侍郎論自
古賢聖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者以君德在是故
也上然之除兼侍講二年以老疾乞出除龍圖閣直
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四年上章告老從之紹興五

年四月二十四日終于正寢享年八十有二葬本邑
西山之原近臣朱震奏公嘗排邪說以正天下學術
之謬辨誣謗以明宣仁聖烈之功雪冤抑以復昭慈
聖獻之位據經論事不愧古人所著三經義辨有益
學者乞下本州抄錄仍優恤其家有旨贈官賻以金
帛娶余氏贈碩人先卒子五人迪早卒迥適適造已
位女四人長適陳淵次陸崇次李郁次未嫁孫男七
人孫女五人曾孫一人公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克養
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閱深見於外者簡
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

與之游者雖群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太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崇寧初代余典教渚宮始獲從公游三十年間出處險夷亦嘗觀之熟矣視公一飯雖蔬食脆甘若皆可於口未嘗有所嗜也每加一衣雖狐貉縵袍皆適於體未嘗有所擇也平生居處雖弊廬厦屋若皆可託宿未嘗有所羨而求安也故山之田園皆先世所遺守其世業亦無所營墾豆區之入也老之將至沉伏下僚厄窮遺佚若將終

身焉子孫滿前每食不飽亦不改其樂也然則公於斯世所欲不存果何求哉心則遠矣凡訓釋論辨以闡邪說存於今者其傳浸廣故特載宣和末年及靖康之初諸所建白以表其深切著明而公之學於河南小嘗試之其用已如此所謂援而止之而止必有以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豈不信乎世或以不屑去疑公益淺之爲丈夫也銘曰

天不喪道文其在茲維天之命尸者其誰孰能識車中之狀意欲施之兄弟而處並爲世師偉茲三賢闊步共馳有學術業顏其餒而公名最顯垂範有祠豈

不見庸孔艱厥時狂瀾奔潰底柱不欹邪說害正倚
門則揮嗟彼姦罔讒言詆欺我扶有極人用不迷奚
必來世判其是非有援則止直道何疵不勉而和展
也可夷河流在北伊水之湄誰其似者訂此銘詩

宋史列傳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
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
孟絕學于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
赴以師禮見顥於穎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目送之
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
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程頤於洛時益年四十矣
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既覺則門
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
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頤辯論往復聞理一分殊

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
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
垣薦之得荊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
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
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引
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會有使
高麗者國王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秘書郎遷
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
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
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

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
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
以滅其跡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
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
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
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
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
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
衢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
仗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

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
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
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
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
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
歷姦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
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比至都城
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
困若攻戰畧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
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

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
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
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
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
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
統一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
兵猶不免敗衄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
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大
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拏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
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爲臣子

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
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
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
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
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
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
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
躡其後尚可爲也若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
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畧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
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掠

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
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
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
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
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徃此敗盟之大者
臣竊謂朝廷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
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遛不進時上疏
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綱
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
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時得

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鄉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辟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於六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盡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祖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飭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

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群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弊弊然以愛爲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

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詭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啟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時會學官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時亦罷祭酒時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

褒贈而未及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時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陞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陞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卒年八十三謚文靖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暨

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
論尤多時浮沉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
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經學
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
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皆出於
時子迪力學通經亦嘗師程頤云

龜山年譜序

龜山先生之書其文集經說論語解語錄已刊于
延平郡齋中庸義已刊于臨汀獨年譜閩中尚缺
去疾試令先生闕里亦旣建精廬聚簡冊與學
子誦習其門念此書不可無傳訪故家得寫本因
訂正其紀年增補其書文又取梁溪李丞相諸公
祭文謚議及水心東澗所作舊宅記而附入之於
是年譜遂爲全書而先生之嘉言善行開卷可得
其大槩矣然則此書之有功於世教豈但以記歲
月誌出處備本末而已哉

咸淳庚午清明節昭武黃去疾謹書

其六

晏平

琴文

信五

平

夫

龜山

龜山

龜山

龜山先生文靖楊公年譜

公諱時字中立世居南劔將樂縣北之龜山公

先字行可以犯友人父諱游子通為改字曰中立

練子安為作字說御史游公先字子通

仁宗皇祐五年癸巳

公於是歲十月二十五日生

至和元年甲午

二年乙未

嘉祐元年丙申

二年丁酉

三年戊戌

四年己亥

五年庚子公年八歲能賦詩人皆稱之

六年辛丑公年九歲能作賦

七年壬寅十月二十日

八年癸卯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

二年乙巳

三年丙午

四年丁未公年十五游邵武學有聲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

二年己酉

三年庚戌

四年辛亥

五年壬子公年二十預鄉薦

六年癸丑公年二十一赴禮部試下第補太學生

歸鄉讀書于舍雲寺

七年甲寅公年二十二讀書于舍雲寺有禮記解

義作此日不再得示同學

八年乙卯公年二十三預太學薦

九年丙辰公年二十四徐鐸榜登進士第

十年丁巳公年二十五授汀州司戶參軍是年著

列子解

元豐元年戊午公年二十六尋醫不赴汀戶任

二年己未公年二十七居鄉

三年庚申公年二十八秋赴調有別西齋諸友詩

及離家作三詩

四年辛酉公年二十九授徐州司法自京師如潁

昌見明道先生以書乞留門下受業時明道先生

以道鳴熙豐之際出其門皆西北之士最後公與

御史建安游公定夫往從學焉於言無所不說公

嘆曰從吾先生游者雖愚必明雖柔必彊是知天

下事惟理義爾他日以告伊川伊川曰自信如此

誰能禦之自公受學於先生先生甚喜每言曰楊

君最會得容易及辭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

南矣公初見明道先生時謝顯道亦在謝為人誠

實但聰悟不及公故明道嘗言楊君聰明其後元

符間伊川先生自涪陵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

獨公與謝不變因嘆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惟有

楊謝二君長進

五年壬戌公年三十居鄉有歲暮書事詩有寄明道先生問春秋書

六年癸亥公年三十一正月赴徐州司法任四月初到官有與程二十三書程乃明道先生子汝陽簿又有與明道先生論春秋書與林志寧書八月校所著莊子解

七年甲子公年三十二在徐州

八年乙丑公年三十三在徐州六月晦聞明道先生之訃設位慟哭于寢門有哀辭并序七月丁繼母憂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公年三十四在制有與吳國華書論王氏之學

按程氏遺書所載嘗言楊某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父之學大抵支離伯淳嘗與楊某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又按胡氏傳家錄曰楊先生却是聰明過人伊川纔舉起新說有害道處楊節節推出來伊川曰楊某聯聰明問伊川何以取之先生曰畢竟是聰明方識這道理

二年丁卯公年三十五十月從吉

三年戊辰公年三十六赴調授虔州司法秋七月
還自京師作求仁齋記有席上別蔡安禮詩

四年己巳公年三十七任虔州司法公燭理精深
曉習律令有疑獄衆所不決者皆立斷與郡將議
事守正不屈

是年有作鄒堯叟哀辭有送虔守楚大夫詩有謝
太守啓有感懷寄鄉友詩

五年庚午公年三十八在虔州有代太守賀蘇左
丞啓代賀正表賀坤成節表代運使賀收河湟表
代太守薦楊行先表十月戊戌丁正議憂

六年辛未公年三十九在制作正議行述

七年壬申公年四十在制夏四月作楊道真君洞

記

八年癸酉公年四十一正月一日公從吉赴調四
月至京師用舉者遷瀛州防禦推官二十七日授
知潭州瀏陽縣五月十六日出京往西洛見伊川
先生當晚宿白沙十七日宿滎陽驛十八日宿孝
義十九日晚到洛見先生借長壽寺拜表院安下
留先生之側者凡十日是時御史游公知河清縣
公自洛往見之伊川先生謂公曰游君德器粹然

龜山年譜
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二十九日往河清謁
游公當晚到縣由洛至縣四十里也六月五日同
游公離河清至洛見先生復寓拜表院五日而後
去公頃年初與游御史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
人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
矣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非信道之篤能如是乎
紹聖元年甲戌公年四十二二月二日離家赴瀏陽
任有與順昌令俞仲寬書寄仲寬子彥脩論學書
上毛憲書論三代以來風聲氣習興衰治亂與夫
士之遭時遇變出處語默又有寄毛憲書寄翁好

德書四月十二日改元章申公拜相游公定夫守
太學博士公貽書與之曰京師非食貧之地公聚
口頗衆度其勢能久居否趨舍之方宜審處也又
有歸鴈感事二詩寄定夫游得書即乞出爲齊州
簽判

按語錄所載定夫一日來訪公公曰適從何來定
夫曰某在春風和氣中坐三月而來公問其所之
乃自明道處來也試涵泳春風和氣之言則仁義
禮智之人其發達於聲容色理者如在目中矣
是年有過豐城詩宜春溪上春波亭上宜春道

三詩

二年乙亥公年四十三在瀏陽有上程漕書上提
舉議差役雇錢書寄湘鄉令張世賢詩縣齋書事
詩假山詩蔡安禮以宏詞見勉公寄詩有曰吏部
文章世所珍空慚無補費精神之句和潭倅張朝
請行縣書事詩又用前韻和早梅花詩檢田詩又
有龍圖謝公孝思堂記

三年丙子公年四十四在瀏陽於縣圃作飛鷄亭
又即縣宇西北墉之隅剏閣名曰歸鴻蓋取昔人
所謂目送歸鴻之義也五月己亥爲圖記又有瀏

陽五詠并荷花詩縣齋書事寄湘鄉令張世賢詩
偶成詩有荅伊川先生論西銘書前書所論竊謂
過之者特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諭丁寧
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寄伊川所著史論先
生復書曰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纔一觀便爲
人借去俟更仔細看

四年丁丑公年四十五在瀏陽在任過滿值穀價
踊貴以書于州牧乞米三千碩賑濟民賴全活甚
多張公舜民帥潭雅敬重公每見必設拜席與均
禮胡師文爲湖南漕與張公異趣不協惡公與張

善欲擠陷之百端卒無所得乃對移常寧令未行
間偶歲大旱方賑濟乃劾以不催積欠公已替罷
坐此衝替且拘留令催足僅一年乃得解張公奏
雪改作差替或以書唁公荅曰部使者以財賦爲
急縣令以字民爲官各行其職爾無足憾者有寄
長沙簿孫昭遠詩云陽城衰晚拙催科闔寢空慚
罪已多祭竈請鄰君自適載醪祛惑我誰過漪漪
庭有蘭堪佩寂寂門無雀可羅歸去行尋溪上侶
爲投纓紱換漁蓑

元符元年戊寅公年四十六歸自瀏陽是歲六月一

日改元七月著周易解義有蔡奉議墓誌銘八
月公如京師九月十六日宿武夷山前是日午
到山前買舟遊山徧覽異景至雞窠巖而還有
遊武夷詩十月十五日自錢塘附詹司業船至
京師十六日謁司業字安世有謝詹司業送酒
詩戲贈詹安世詩

二年己卯公年四十七七月十三日授無爲軍
判官九日至南京十一日至永城見張芸叟二
十二日至楚州謁徐仲車先生先生諱積爲學
志古養母甚力有二子一名潞兒因潞公爲娶

故以潞名之示不忘也十月三日至蘇州謁李
思和初八日至杭州謁府公豐相之十八日至
桐廬登桐君山十一月十七日到家是年有出
京詩汴上詩陳留書事泗上三詩過金山湘君
祠過錢塘江迎潮梭山候潮晚泊圍頭江上登
桐君山過七里灘嚴陵釣臺夜雨吉溪早起漢
坂舟行詩公自長沙還植蘭竹猫頭竹於東西
軒調官京師逾年而歸蘭竹皆衰悴感而成詩
共十七詩
三年庚辰公年四十八居鄉
自山年譜
自山年譜
自山年譜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公年四十九漕檄差權建
州建陽縣丞是年張公舜民入長諫垣薦公爲教
官除荆南府府學教授已而張帥定武復辟公爲
定州教官舉詞有云非惟使定武學者有所矜式
而臣衰老欲親賢德有所規誨張公繼出辟書不
行冬公還自建陽三月沙陽陳公淵投書問學淵
乃忠肅瑩中之姪公喜其識性明敏遂妻以女與
鄒志完書勸進諫

崇寧元年壬午公年五十九月公赴荊州教官十月
三十日入鄱陽湖有觀打魚詩南康值雨江上夜

行過漢江諸詩十二月二十三日到荆南府二十
六日交割交代胡安國字康侯建安人紹興中爲
給事中謚文定十二月有過石首謁縣官回作詩
一首閏六月作居士余君墓表伯母俞氏墓誌銘
二年癸未公年五十一在荆州有書序孟子序向
和卿覽余詩見贈次韻奉酬江陵令張景常藏書
荆州書懷直舍閒書諸詩荅胡文定問學二書
三年甲申公年五十二在荆州有送胡康侯使湖
南詩渚宮觀梅寄康侯詩送向和卿詩荆州作詩
直舍大風書事詩天寧節詩又有府學策問荅胡

文定問學書荅陳瑩中示華嚴大旨書又和了齋
自警六詩忠肅得荅書及詩深喜所言中其病乃
復書稱以先生

四年乙酉公年五十三在荆州七月如武昌考試
九月還自武昌十一月磨勘轉宣德郎

五年丙戌公年五十四二月二十一日離荆州如
京師三月十四日至京師四月九日見五月七日
勅差充夏補對讀官十一日出院六月十一日授
餘杭縣知縣十七日出都城八月二日至襄州三
日登峴首值雨詩四首初十日到荆州十月二十

七日離荊州初八日到岳州十五日上金雞驛安泊有岳陽書事詩是年有送陳幾叟南歸詩

大觀元年丁亥公年五十五三月十九日到餘杭縣公為政簡易不為煩苛遠近悅服時蔡京當國有母墳在餘杭用日者之言欲濬湖潴水為形勢便利託言欲以便民約用工數十百萬下縣相度公詢問父老人人以為不便即條上其事以為於公私有害無補京計沮乃謂人曰事幾成矣乃為楊令一紙文書壞了然以公議不可掩不敢加害八月有跋康節先生詩六月有田曹吳公文集序并

陳居士傳張氏墓誌銘鄒堯叟墓誌銘

二年戊子公年五十六在餘杭正月差出越州考

試二月二十五日離越州二十六日到縣九月二

十八日準

勅遷南京敦宗院宗子博士十月一日交割縣事

十二月十四日赴宗博任是年三月以八寶恩轉

奉議郎作吳子正墓誌銘

三年己丑公年五十七正月十二日公江行三月

二十七日到南京二十九日交割四月六日講書

六月十三日夫人余氏卒于廨舍先是公亦大病

有病中作詩有荅陳忠肅公稱先生二書又有荅
論邵康節先天圖易學等書

四年庚寅公年五十八在南都三月十九日朝
旨罷敦宗院四月五日如京師六月至京十二月
一日授越州蕭山知縣是年三月磨勘轉承議郎
有陳君墓誌銘

政和元年辛卯公年五十九正月二十三日公出京
師二月三日到南都見劉器之四日器之見訪八
日赴器之飯九日別器之三月四日到常州寓居
龜窠巷六日早謁鄒侍郎諱至完時已病公至臥

內見之猶問時事如何九月三日李杙投書問學
有書荅之又有荅呂居仁問學書是年正月有題
蕭欲仁大學篇後十二月作踵息菴記張謙中復
古編序祭鄒侍郎文并輓詩李大夫墓誌銘李即
彌大尚書之父也著李從政墓誌

二年壬辰公年六十四月赴蕭山知縣縣有湘湖
久湮塞公勸民濬治溉田數阡頃先是連年苦旱
是歲大熟邑民感德爲公立祠至今有楊長官廟
猶存七月有跋司馬溫公與明道先生議張橫渠
謚帖羅從彥自延平來學自公得伊洛之學歸倡

東南從游之士肩摩袂屬晚得羅仲素遂語以心傳之秘於是公之正學益顯於世矣

三年癸巳公年六十一在蕭山是年冬補滿前任替

四年甲午公年六十二四月磨勘轉朝奉郎六月差提點均州明道觀秋八月自京師還餘杭十一月由餘杭徙居毗陵過吳江有跋賀方回鑑湖集是年公在餘杭著中庸解義十二月在毗陵作中庸序校正伊川易傳後序
五年乙未公年六十三任明道觀自毗陵單騎還

鄉十一月復還毗陵八月作白雲菴記含雲寺真師遺像記十二月作居士許君墓誌
六年丙申公年六十四任明道觀寓毗陵二月作孫先生春秋傳序答呂居仁問學書十一月作龜

山資聖院記

公作記有云甚矣夫吾衰久矣周流四方欲營菟裘而無易於吾之故丘者豈特昔人樂居之哉行當庇身先人之廬而歸老焉幅巾杖履徜徉龜山之陰與田夫野老相從於比枕石漱流竊自比於舞雩之下將有日矣讀此記則公之志誠欲歸老

于此山自紹興乙卯公沒至咸淳四年戊辰凡一百三十四年邑令黃去疾謂公之鄉不可無士子講學之所始即資聖院左拓地而創書院役始於十一月至次年仲春告成

七年丁酉公年六十五任明道觀寓毗陵二月除提點成都府國寧觀作跋女戒

重和元年戊戌公年六十六任國寧觀寓毗陵作養浩堂記六月磨勘轉朝散郎是歲十月改元

宣和元年己亥公年六十七任國寧觀寓毗陵作陳子通母楊氏墓誌銘跋韓忠憲帖二月改元

二年庚子公年六十八寓毗陵作承事郎梁君墓誌銘是年奉祠滿任

三年辛丑公年六十九寓毗陵作孫龍圖墓誌銘四年壬寅公年七十寓毗陵作李脩撰墓誌令人吳氏墓誌丞相李公二親也又作張進之墓誌銘是年公如婺州權教授繼權通判跋了翁與韋深道詩先是公以奉祠滿任再除宮觀繼以例罷貧不能赴調而食指之衆未免仰祠知識中有欲爲求一監當差遣者是年四月除監常州市易務而公初不知也命下公自以嘗著論言市易之非豈

可躬自爲之欲退闕而未能

五年癸卯公年七十一在婺州二月作婺州脩城記吳中奉墓誌祭游定夫文有云念昔從師同余三人今皆淪亡眇余獨存又云嗟吾先生微言未泯而學者所記多失其真賴公相與參訂去其訛謬以傳後學書往來復而訃已及門公自婺州還毗陵四月磨勘轉朝請郎退市易闕不赴是歲給事中路允迪中書舍人傅墨卿使高麗國主問龜山先生今在何處二人對見召赴闕使回即奏聞有旨召赴都堂審察公以疾辭有與傅國華書又

有與許少伊殿院書

六年甲辰公年七十二寓毗陵三韓使人將至傅公慮前言之不信也遂力薦于朝冬十月御筆以秘書郎召仍令上殿十二月至京師是年作游定夫墓誌銘祭陳了翁文七年乙巳公年七十三任秘書郎二月遷著作郎公知世事必有變三月有與執政論事劄子其略曰今士大夫不敢盡言天下之事不過爲謀身之計耳不知謀國乃所以謀身天下不寧而能保其身者未之有也某輒條具十數事以裨國論

徽宗首肯之曰卿所陳皆堯舜之道正孟子所謂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者也宜在經筵朝夕輔朕即除邇英殿說書十二月十二日聞金人之寇有與執政劄子二一乞於要害處嚴爲守備二乞以收人心爲先是年作陸少卿墓誌銘錢忠定墓誌謝邇英殿說書表

欽宗靖康元年丙午公年七十四任著作郎兼侍經筵正月二十一日奏乞上殿敷奏當日得旨令二十二日上殿以蕃使對展二十三日進劄子乞立統帥肅軍政謹斥堠明法令責宰執不忠臣罷奄

寺防城謹令七事疏上不欽宗大喜二月八日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公具辭免不允二月十三日進劄子乞擇宰相時虜騎初退主和議者欲賂以三鎮十八日公上殿極論不可專主和議急宜命將出師并乞召用种師中劉光世問以方略可否欽宗乃詔出師襲虜而議者多持兩端公再上疏乞出師不可專守和議又乞誅姚古時太學諸生伏闕上書乞留李綱种師道軍民從之者數萬人朝廷慮其鼓亂欲防禁之公奏言士人特激於忠憤之氣初無鼓亂之心若得老成有德望爲人所

欽服者爲長貳即自定矣 欽宗曰無逾於卿者
有旨兼國子祭酒遂上疏論王安石著爲邪說以
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乞追奪王爵毀去配享
之像於是安石遂降從祀之列諫官馮澥力主王
氏上疏詆公會學官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竝罷
公亦罷祭酒又乞追還元祐諸公舊職五月十二
日公上章乞罷諫省十四日再上章降詔不允十
六日又上章不允二十四日又上章不允六月四
日具奏乞致仕九日除給事中具奏辭免降詔不
允十一日上章乞致仕不允二十八日再上章乞

致仕七月四日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嵩山
崇福宮五日公具辭免降詔不允十七日再具辭
免復不允二十六日又具辭免欽宗察公懇辭出
於至誠御批楊某學行醇固諫諍有聲請閒除職
累月懇辭宜從其志以勸廉退可改除徽猷閣待
制提舉崇福宮公將行再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
守之備遂還毗陵寓舍是年有謝除諫議大夫兼
侍講表舉呂好問自代狀謝賜詔辭免給事中乞
致仕不允表謝待制表作曹子華墓誌向大中墓
誌銘跋江民表書簡祭劉器之文三月覃恩轉朝奉大夫

高宗建炎元年丁未公年七十五以次對提舉崇福宮寓毗陵五月一日

高宗皇帝登寶位大赦改元七月十五日準省劄令公乘騎赴行在公以疾具奏辭免被旨不允十二日至行在揚州二十六日除工部侍郎是時張忠獻公浚爲殿中侍御史高宗皇帝問曰今日除楊某爲工部侍郎士論如何張公對曰楊某厚德老成學問該博被遇兩朝今日之除甚慰士論高宗曰朕以其年德之高不欲任以繁劇起部優閒故以處之當今在經筵張公退以告中書

舍人張守以語公內相汪公藻時當草制故制語中有曰非貳卿崇獎無以慰士夫之心非起部優閒無以寬耆艾之責蓋紀當日聖語也是年有賀太上皇帝登寶位表

二年戊申公年七十六在起部二月用覃恩轉朝散大夫陞對論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興學爲務以君德在是故也高宗深然之除兼侍講公乞脩建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二月十五日上章乞出賜詔不允三月二日再具奏四月六日復申前請不允四月十五再入奏十九

龍山金語
日得旨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公
具辭免不允公還自維揚復寓毗陵是年有謝工
部侍郎賜對衣金帶表又謝賜詔乞出不允表謝
侍講表謝龍圖閣直學士賜對衣金帶表又作章
端叔墓誌朝議張公墓誌有舉工部員外郎曾統
自代狀冬十一月公自毗陵還南劍之將樂
三年己酉公年七十七還龜山之故居作樞密曹
公墓誌祭陳立道文

四年庚戌公年七十八居鄉上章告老十一月準
告轉朝請大夫依前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有謝轉

官致仕表是年八月作沙縣諫議陳公祠堂記有
與李泰發書

紹興元年辛亥公年七十九居鄉二月跋了翁書溫
公解禪偈跋文富二公作跋道鄉先生帖贈程舍
人迎侍入閩詩

二年壬子公年八十居鄉胡文定與宰相薦公書
其略曰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公某造養清遠燭
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行年八十志氣未衰
精力少年殆不能及上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所
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

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又可助相府之忠謀也有答張子韶謝登第書答胡給事問政事先後緩急書作忠毅向公墓誌銘跋諸公與徐仲車先生書簡送嚴尉詩

三年癸丑公年八十一居鄉三經義辯日錄辯字說辯成胡文定借公所著書及質正春秋傳義有復文定春秋正朔書二復文定囑編集二程先生語錄書有與李丞相書作周尚書墓誌銘樞密鄭公墓誌銘曾文昭公行述答曾文忠舍人謝文昭公行述書作南劍州陳諫議祠堂記

四年甲寅公年八十二居鄉胡文定自衡陽寄到伊川語錄寫本二冊公答書有答蕭子莊求作浦城文宣王殿記書跋了翁書沈侍郎鄒公奏議集序跋溫公與劉侍御帖跋鄒公送子詩祭陳子通文

五年乙卯公年八十三居鄉二月作浦城縣學重修文宣王殿記答蕭子莊書四月二十四日以疾終于正寢公於三月得脚氣疾繼而喘嗽然亦未嘗伏枕至四月中疾勢雖稍增而起居飲食如常二十三日與剛定李公談論如平日二十四日晨

與盥漱諸子侍側公語言不覺有異粥罷再就枕
視之則公已逝矣享年八十有三十月二十二日
葬于本邑南山之原起居郎朱侍講具公行實奏
聞有旨特贈四官賜銀絹各二百疋兩仍令本州
抄錄所著三經義辯繳申尚書省六月準 誥贈
左太中大夫

龜山先生文靖楊公年譜

卷之二

文自

文自

